

# 出航遠戍海陸兩棲

## 懷念海軍生活之二

●黃宏基（退役海軍少將）

### 畢業見習任官登艦

力推薦。

民國四十三年我們畢業海軍軍官學校時

，海軍總司令已由梁序昭將軍接任，梁將軍馬尾海校畢業，一直在基層默默工作，據說他上尉就幹了十年，在我的印象裡，他矮矮胖胖、五短身材，對人總是笑咪咪，講一口標準的福建官話，來台後曾任艦隊訓練司令，以訓練踏實著稱，民國四十二年奉派赴美專學兩棲，回國後接任兩棲部隊司令。記得他在任時，曾實施一次船團編隊航行，有主體、有屏衛，我們官校學生均奉命隨船見習，風浪很大，大部分同學都暈了船，戰術運動，分秒必爭，雖然嘔吐得非常厲害，黃膽苦水都吐了出來，但是仍要堅守崗位。四十四年七月由兩棲部隊司令直升總司令，足見當時總統蔣中正對兩棲作戰之重視，因為他念念不忘的，就是「反攻大陸」。據說梁總司令所以能平步青雲，係因美軍顧問團之強

我們剛畢業分發上艦見習三個月，就感覺到那股訓練壓力，美國海軍有一句名言：「訓練就是福利」也正如我們常說的：「平時多流汗，戰時少流血。」密集的訓練，使我們這些初級軍官覺得日子過得非常快，那個年代既無電視，也無卡拉OK，平時沒有什麼休閒活動，訓練和工作就是同學們在碼頭見面後的話題。待遇微薄，沒有家庭的支援，根本就沒有交女朋友的條件和勇氣。因此爭取留美，是大家最期盼的，那個時候連聽英語教學廣播的條件都沒有，何況還有不准私人聽廣播的禁令，因之碼頭上，天天都有官兵手捧英文讀本死K英文的鏡頭。

見習三個月期滿，民國四十四年四月一日正式任官，我在永勝軍艦見習，就在原船任通信員之職，剛上永勝，就發現一個怪現象，艦長竟然是位個子高大的上校，永勝是掃雷艦，屬海洋的二級艦，艦長編制是中校。當時的艦長吳家荀上校，係總統府海軍武

官調任，海軍人事法規規定，升任少將的必要條件，必須有一年以上的艦長資歷。原來吳艦長是來補資歷的，但吳艦長的確是位好艦長，曾留學英國，一副紳仕派頭，待人親和，表達能力強，非常講求領導統御方法，深得官兵愛戴，在一次中美混合掃雷演習任務中，看見我在駕駛台處理演習操演狀況時，笑笑的對我說：「通信員，你的工作態度，使我非常佩服。」很簡單的一句話，對我的鼓勵，可以說影響深遠。

不久，永勝奉命和其他兩艘同型艦同赴日本佐世保港作消磁整備，吳艦長乃自動請調，他認為這麼一艘小船，帶來一位上校艦長會給國家丟面子，幸好他的任期已滿一年，所以也就沒有影響了。

新派來的艦長竟是一位上尉，短小精幹，是抗戰末期響應「知識青年從軍」赴美接艦的大學生，那時他是士兵，回國後入軍官班受訓。做事積極，企圖心旺盛，剛報到，船要開日本，不僅如此，開船的前一天，艙

面的四個部門主管，除槍砲官外，其他航海官、通信官、艦務官都奉命調離，大家心裡明白，這一定是政戰幹事的「傑作」。這三位部門主管都是我的學長，在我見習期間，曾悉心教導我，負責盡職，未曾犯過，祇因為他們不是中國國民黨黨員，這種做法，對海軍傷害有多大，為什麼那些負責的政戰幹部不會想到這一點，他們祇想到，如果這些「非黨員」在國外叛逃或是做了「不忠貞」的事，他們就會丟官，何必去負這個責任；其實這種心理和做法是有違政戰信條的。多少海軍的青年才俊，因此離海軍而去，甚至拋棄在台灣，嬌妻愛兒不顧，滯留國外，不願回國，當時我的直屬長官——通信官盧虎後來就是個活生生的例子。

### 泊佐世保學水雷戰

民國四十五年，已經是日本戰後的十一年頭，佐世保復元得很慢，處處還可以看到盟軍轟炸後留下來的斷垣殘壁；人民生活清苦，但治安很好，燈紅酒綠的消費場所，都是美國人的天下。韓戰已接近尾聲，謠言很多，有的說美軍為什麼要幫我們的掃雷艦消磁，因為他想利用我們去仁川掃雷，事後證明並非如此。我們還到長崎去看「原子彈爆炸中心地」的和平祈禱神像和紀念館，那裡還保留被炸後的景象，讓世界各國人前來憑吊。佐世保是個良港，港口狹窄，港內寬廣，交通和腹地都夠做良港的條件，韓戰真

對日本的復興幫了大忙。我們停留了一個月，消磁做好，立即返航，「參加海軍、環遊世界」我想，這才是個開始。

回國之後，立即納編北巡支隊去馬祖駐防，海軍艦艇，通常有兩種編組，一種叫行政編組，通常以類型為主，像永勝軍艦是掃雷艦，平時則屬於掃佈雷艦隊，有艦隊部，負責其後勤整備工作，艦隊部的司令相當於陸軍的師，各型艦隊有各型艦隊的司令，管理各型艦隊的上級機構叫艦隊指揮部，主管叫「指揮官」而不叫「司令」。蔣經國任國防部長時，覺得艦隊「司令」太多，他認為整個艦隊祇應該有一個「司令」，因之把各型艦隊的司令，比照陸軍師改為艦隊「長」，而艦隊指揮官才叫艦隊「司令」，沿用至今。另一編組類型稱「特遣編組」依任務需要編成，有相當於艦隊司令部階層的叫「特遣部隊」下依任務區分為各種支隊。「北巡支隊」顧名思義即為負責台灣北部海域巡邏任務的特遣支隊，可由各類型的作戰艦艇編而成，專門負責此一任務。

那時不像現在，台灣海峽情勢非常緊張，隨時都可能爆發戰爭，幸而中共當面的海軍兵力不強，祇有一些小型炮艇及魚雷快艇，我們的兵力尚佔優勢。因此海軍流傳兩句話：「大炮一響，黃金萬兩」，意思是說：「祇要一有海戰，我必操勝券，打了勝仗，就有獎金，就有勳章。」當然，坦白說也有不少是虛報戰果的。

### 巡弋馬祖咫尺河山

駐防北巡支隊，一個月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時間是要在馬祖前線海域巡弋的，經常回海峽中線接護運補船團。並在任務完成後護送至海峽中線。冬季風浪惡劣。春季濃霧瀰漫，夏秋之際，海象良好，但卻有敵情顧慮，怕有中共快艇混在魚船群中對我偷襲。這種任務的壓力，每天都緊繃著。但是也有好處，當運補船抵馬祖後，我們可靠泊在她旁邊。補充淡水和蔬菜，痛痛快快的洗個澡，拿到半個月的報紙和郵件。這種日子，回想起來倒有溫馨的一面，今日的海軍官兵還享受不到呢？當然，沒有敵情顧慮時，你也可以享受到那份海上晨昏之美，面對大陸錦繡河山，也會引起一些遐想，不禁想問，那青山白雲下面，究竟是個怎麼樣的世界，離家快八年了音訊全無，回家何日？不得而知。

除了對大陸父母弟妹的懷念，我還會懷念一位兒時一塊兒的玩伴，我們並不是什麼男女朋友，大家也沒有任何承諾，祇是到台灣來，沒有機會也沒有時間和勇氣去結交異性朋友，下意識中就把她當作我「懷念的人」，這種情懷在當時說不定還很普通。

我前面曾經提過，艦長魏仲城上尉是個短小精幹，企圖心很旺盛的人，以前吳艦長時代，任務沒有那麼多，校閱成績總是名列前茅，到了上尉艦長時，天天在外島駐防，官兵辛勞不算，校閱成績總是在後面，這就

是當時的官場文化。

### 輪調巧遇家兄舊友

在永勝通信員的職務幹滿一年，按照輪調的規定，我必須更換職務，民國四十五年四月一日調美頌艦槍炮官，這是一艘中型登陸艦，屬兩棲部隊之登陸艦隊，除了參加外島運補還有兩棲演習，艦艇型式不同，任務性質不一，面對的是另外一種挑戰，這就是海軍初級軍官要各種職務輪調的原因。報到的第一天，辦完各種手續，最後再去見艦長，艦長中等身材，也是一副很精明的樣子，看完我的人事資料，關頭問了一句：「黃安基是你什麼人？」我說：「報告艦長，他是我堂哥，但是陷在大陸，生死不明？」沈艦長笑笑的告訴我，黃安基是他唐山交大的同學，是個非常會讀書的人，熱力學的成績會打破交大的歷史紀錄。原來沈慎修艦長也是抗戰末期「知識青年從軍」的一員，卻是到英國去接艦的，後來他上校退伍，轉任高雄港務局挖泥船船長，竟不幸患癌症早逝。

我到美頌不久，沈艦長高升二級艦艦長，接任的是三十六年班的鄭本基學長。三十六年班在海軍也是個很特殊的年班，都是從海軍幼年學校升上來的。是民國三十年海軍在停辦五年招生後，首次以全國分省先行考選，然後送總部複選的方式招生，招考的學生，多係初中畢業十四、五歲少年，然後施以五年之幼校教育，最後再加強兩年的專科

教育，學業才算完成，當時尚係航輪分習（直到勝利以後招收之卅九年班才採四年制航輪兼修的美式教育），民國卅六年他們在青島畢業，成績優異的留校任區隊長職，有一個傳聞，不知是否屬實，就把他當成「野史」吧！但至少可以證明桂老總還是愛才的。

### 上海囚徒生死一線

民國卅八年，魏濟民將軍事件之後，聽說卅六年班中也有「共諜」，一時無法處理，因之全部都被抓起來，關在上海，上海撤退時，有人問桂老總，這些人帶不走怎麼辦？桂老總說：「帶不走就不要了，不能留下來『資匪』」。這句話的含意至為明顯，聽來也真「淒涼」。這位請示桂老總的人認為，實在可惜；終於找到一條中字號軍艦上尚有空位，趕緊去報告桂老總，其實桂老總也十分愛惜三十六年班，因為他們實在很優秀。聽說尚有空位可以帶走，非常高興，於是先送到馬公。後來終於澄清，還了他們清白。該年班畢業僅廿二人，在海軍中上升上將者一人，中將四人，少將三人，在美國修得博士者一人，出了這麼多的傑出人材，他們真應該感謝這位「仁者」。

鄭艦長到任沒多久，我們就奉命執行一項特殊任務。運一五五加農砲至小金門，我們算好了潮水以及估計搶灘卸載的時間，必須是入夜通過小金門水道搶灘，然後依計畫下卸退灘，並於拂曉前返抵料羅灣，那時對

岸的中共砲火已經可以封鎖小金門水道，因此我們執行這個任務要特別小心。幸而一切按計畫進行。國軍對金門的戰場經營，真是不遺餘力，一五五加農砲，砲身很長配有重型的牽引車，我們中型登陸艦祇能裝一門，如果不是早有準備，金門早就不能固守了。

### 小金門砲戰趕運補

那天晚上我們按時進入小金門水道，全艦嚴格實施燈火管制，完全依賴雷達導航搶灘完成，陸軍開始卸載，工作緊張但不紊亂。卸載完畢已快清晨兩點，急著趕緊退灘，較原訂的時間遲了十分鐘，退灘後轉入小金門與大金門之間水道，突然覺得水下傳來一陣沙沙之聲，像廚房熱油鍋倒菜入鍋一樣，船也震動了一下，突然停止不動。這時我們才反應過來，我們在金門水道中的沙霸上擱淺了，於是設法扭擺船尾，企圖出險，均未成功，看看潮汐表，要五點半才是最高潮，祇有耐心等待，四點半不到，天已黎明，圍頭的中共砲兵，似已發現了我們，開始向我們發砲。砲彈在艦體上空爆炸，還好那是文宣戰，我們乃盡全力在設法出險，如果早上六點以前退不下來，我們勢必成爲煮熟的鴨子，任其宰割。正在緊張之際，發現船已浮動，乃全速前進航向料羅灣，這時共砲立即密集向我艦射擊，小金門守軍之重砲也予還擊，祇有兩三分鐘我們已安全脫險，一切又歸於平靜。民國四十七年八二三砲戰之初，

一五五加農砲之威力仍嫌不足，美方乃緊急援助八英寸大砲，始對共砲完全壓制，八吋大砲之運輸更爲艱巨，可惜我已離開登陸艦隊。未躬逢其盛！當時台灣日漸安定，並已接受美援，金馬外島乃積極加強工事構築，需用大量河沙，海軍乃租用商輪，用草袋滿載沙子，運往金門、烏坵，再由中型登陸艦轉駁上岸，此一任務又落在美頌艦，任務並不艱巨，祇是非常辛苦，白天靠泊商船裝沙，夜晚搶灘由陸軍以人力卸載，每天幾乎無法安眠，商船每一航次的河沙，大概要八、十天才可駁卸完畢。商船返台，我們也回左營整補，靠碼頭後，照例督導所屬作清潔保養工作，之後即分班放假。

### 赴美受訓砂眼奇譚

我到一位住在新村的同學家中去拜望他的父母，順便帶了點金門土產送他，剛一進門，發現同學正好也在家，他笑著對我說：「恭喜你！要到美國去了。」我搞不清楚是怎麼一回事，當場楞住了，後來他才告訴我，我們班上，發布了一批人赴美國西雅圖接艦，這幾天正在體檢，明天是最後一天，大家正在奇怪你爲什麼還沒回來，因爲電報五天前就發出去了，可是我們船上並沒有收到電報（後來查明人事單位誤把我寫爲美堅槍砲官），幸好及時趕回大家還爲我慶幸。回去給艦長報告，艦長亦很高興。到第二天，騎了一部老爺腳踏車前往總醫院醫防隊報到

體檢。第一關就是檢查砂眼，一位上尉醫官翻了我的眼皮，用一種很難聽的口吻對我說：「你有砂眼，二個『+』！」我每年體檢都沒發現有砂眼，於是我向他說明：「我從未被告知，我有砂眼，或許最近船在金門疲勤，睡眠不足！」他沒等我說完，即大聲的說：「你不要解釋，再說，就不止二個『+』了。」我把體檢表一丟，也大聲回答他：「你對我吼什麼？不去可以吧！」當然此事就此算了，另外有同學補了我的缺。同學都說我過於衝動，祇要對他說讓我休息一下，下午再來檢查，然後到高雄吳基福眼科去點個眼藥水，再去檢查，一定過關。人有時要相信命運，那一批接艦的十位同學，除了張惠林同學之外，其他都陸續退伍。如果我沒被淘汰，在海軍的發展就不知道是個什麼狀況了。事後我到海軍總醫院眼科去詳細檢查，眼科王主任告訴我，我沒有砂眼，但是卻不能爲我翻案，下次有機會再說罷！接艦不成，並沒有影響我的工作情緒。

美頌的裝備很好，鄭艦長企圖心旺盛，因之我的任務不斷，很少回左營基地，十月份我們回基地整補，早上八點剛靠好碼頭，艦隊部的參謀長溫可人上校即率領參謀群蒞艦校閱，行政有關的公文作業，因久未整理，校閱當然沒有好評，溫上校批評得好像美頌艦一無是處，我們心裡非常不平，看看鄭艦長，他已「臉紅脖子粗」，猛然打斷了參謀長的話：「報告參謀長，我要抗議，本艦

這半年來任務不斷，且都完滿達成，僅憑參謀在紙上作業上吹毛求疵，對艦上官兵極不公平，請參謀長給我半個月的時間，我們一定可以做好；我們以爲，對艦上的考評，應以任務達成爲主要考量！」講來非常激動，參謀長在海軍是有名的「軟腳蝦」，祇有倖倖的說：「艦長不要太激動，這個話本來我要說的，你搶先說了，好了！我們半個月以後再來看吧！」當然半個月以後，待我們稍加整理，自然無懈可擊，形式上的檢查校閱真是值得檢討。

船靠泊左營基地，基層軍官就有受不完的訓，有個人的，也有組合的，在永勝艦期間我曾參加反潛軍官班及反潛組合訓練，教官都是留美回來的學長，也有攻潛教練儀可供操作，理論與實際均能配合，操演完畢尚須將描跡紀錄公布詳加檢討，應該是一種有效的訓練方法，但是艦上的裝備實在太老舊，聲納偵測發現目標的有效距離最多不過兩仟碼，如何反潛，你還沒有發現敵潛艦，魚雷已攻擊到你，真有無可奈何的感想，因爲你學得再精、練得再熟，到真正反潛操演時，總是英雄無用武之地。那時美軍已經協防，每三個月都安排一次中美混合反潛操演，效果並不理想，問題都出在裝備性能上，同時我們也會被派赴美國驅逐艦上見習，看見人家裝備精良，操作純熟，真是羨慕不已，總是想如果我們有這種艦艇就好了，直到十八年後，我擔任驅逐艦艦長時，我們才有同

樣類型的艦艇，才使用那時我們認為是「精良」的裝備，其實我們所使用的已經是美軍淘汰的。工業與科技落後的國家，如何能建立一支現代化的海軍，我想這是每一位海軍軍官日夜都在思索的問題。「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」經過了四十年的努力，我們終於有了自製的「光華級」的新型巡防艦，其中有多少辛酸，亦祇有真正負責過的人才知道。

### 岸轟彈殼民眾搶拾

在美領服務的一年，我所受的都是有關兩棲作戰的訓練、兩棲要則班、兩棲通信班、艦砲連絡官班、兩棲作戰計畫作為等等，後來連我自己都很奇怪，短短的一年，在左營整補的時間也不多，怎麼可能受那麼多訓練，但是這對我往後的海軍生涯的確影響深遠。艦砲連絡官班必須作實彈射擊訓練，祇有驅逐艦以上的艦艇才能實施，當時電腦尚不發達，砲火指揮的計算機還是機械式的，知道原理、懂得程序，按序操作，加上良好的通信，「岸轟」這個科目做起來真是有聲有色。有時美海軍亦未參加訓練，相較之下，我們並不遜色，反潛作戰就差遠了！

「岸轟」靶場在平埔，靠屏鵝公路旁邊，有幾個小山頭，因為經常被「轟」，每個山頭都被炸得光禿禿的，射擊前還要交通管制，是有點不便民，為了「反攻作戰」大家都默默忍受，沒有怨言，更沒有「抗議」，記得當時的立法院院長張道藩也曾被我們攔

下，祇得下車來參觀，每次演訓都要射擊數百發五吋砲彈，枋寮、平埔的村民都會爬上山頭去撿彈片，他們非常有經驗，每次「效力射」之後，總要半個小時才會進行下一個習會，這時鄉民們會蜂擁而去，搶挖彈片，直到公路上再行交通管制，乃自動撤離。雖然海軍會行文至地方政府，約束鄉民，否則發生危險，概不負責，但鄉民卻依舊我行我素，因為「彈片」就是「錢」；真是要「錢」不要「命」。後來平埔、枋寮兩村，蓋了不少新屋，他們都開玩笑說：這是海軍送的！也許這是真的。直到三軍聯訓基地保力山靶場啟用，平埔靶場才暫停用，以免擾民。

在美領軍艦一年，民國四十六年四月一日，我奉調兩棲部隊艦砲連絡官，配屬陸一師二團作業，雖然暫時離開了艦隊，但卻在陸戰隊基層生活了一年，了解了陸戰隊的一些「辛苦」，參加了一次師級登陸實兵演習——昆陽演習。從計畫作為開始，集中作業，對每項作為都必須綿密協調，並作精密計算，反覆檢查，注意時空配合，先行兵棋推演，以確定其可行性。偶有爭辯，但卻真理愈辯愈明。演習開始，我亦成了陸戰隊的一員，按裝備計畫隨部隊上船。隨營長自由小艇登陸，建立火力協調中心，負責以艦砲支援登陸部隊作戰，且必須與空軍、砲兵不斷協調，期使部隊獲得最適切之砲火支援。自十一月廿八日登陸，沿台灣西岸向北進攻，經潮州、屏東、鳳山、關廟、新化、新營，直

到曾文溪，風餐露宿，歷經一個星期，不以爲苦，又是另外一種生活。

### 王艦長解職另有成

民國四十七年三月奉調永清軍艦通信官，永清是戰後日本賠償我海軍軍艦之一，屬佈雷艦型，生活條件較差，用手壓水泵取水，每天洗臉還得端臉盆，艙間矮小，照明昏暗，前任艦長爲三十八年班王季中中校，一副書生模樣，民國四十六年風季於馬公二廠整補，泊造船所碼頭，強勁的東北季風，吹起漫天黃沙，積滿甲板，有一日中午，時任副總司令之劉廣凱將軍，抵馬公基地巡視，登艦檢查，值更官兵擅離梯口，劉將軍及隨員，直奔官廳，無人發現，將軍治軍極嚴，豈容如此無紀律之情事發生，返回台北，即要人事署電話通知王艦長立即離差，派華紹武中校接任，王艦長自此即未擔任艦職，轉研科技，榮獲清華大學核子工程碩士，再赴美威斯康辛大學修得核子工程博士，一陣風沙，改變了王艦長的一生，找到了他自己該走的路，對國家的貢獻，可能還不止留在海軍。華艦長到任後，首先整飭梯口值更紀律，在梯口值更部位劃了三個圓圈，非因執行任務，不得越出圈外，也是奇聞。另一個工作即是全艦敲除老舊油漆，重新油漆一新，好像一條新船，敲除老油漆層時，我們發現一個秘密，艦體全部由銅板鉚成，以其沒有磁性板也。華艦長官至中將退休。我在永清

僅任職三個月，六月發布調巡防艦隊侍從官，司令為李敦謙將軍，艦隊部設於左營，司令納編北巡支隊為任務支隊長，每半年需在馬祖海域駐防三個月，駐北支旗艦，旗艦由護航驅逐艦擔任，屬艦則是本艦隊之海岸巡防艦擔任，旗艦大約十天需進基隆整補，但支隊長及其幕僚，則換駐新旗艦，不得擅離防區。外島的友軍官兵，祇要看到海上有海軍艦隊巡弋，他們就可安心，那時海峽情勢比較緊張，不時還發布空襲警報，雖未見飛機臨空，已使我們疲憊不堪。

李敦謙將軍江西新建人，是電雷海校一期畢業、國防研究班第六期畢業，品學兼優，海校一期，算海校廿三年班，同班同學在海軍任要職者尚有黎玉璽將軍、崔之道將軍、楊維智將軍、趙漢良將軍、黃震白將軍等。黎玉璽將軍，金門砲戰期間曾隨蔣經國，

出生入死，巡視金門運補情形，砲戰後即調任總司令。在位六年，為國軍準備反攻最積極之時期，後於民國五十四年接參謀總長、榮升一級上將。崔之道將軍，時任驅逐艦隊司令，後亦至國防部榮升上將退休。楊維智將軍曾任海軍總部副主任，為黎玉璽重要智囊之一。趙漢良將軍，做了一輩子的幕僚長，參謀作業，考慮周全，用字遣詞，推敲良久，我們都尊稱他為「老師」，後任總部副參謀長，主管攻勢作戰計畫多年。

黃震白將軍，四川華陽人，智足多謀，有小諸葛之稱，時任艦隊指揮部副指揮官。我的「老闆」李敦謙將軍，當時侍從參謀對自己追隨的主官都是這樣稱呼，是位忠厚長者，對待部屬，很少發脾氣，屬艦以大陸江命名，類型屬海岸巡防艦，排水量僅三百噸，麻雀雖小，五臟俱全，有聲納也可

攻潛，是當時巡邏外島的主力，台灣海峽風季期間，一個浪頭過來，可以蓋過船頭，直撲船尾，值更官兵站在露天駕駛台上，大晴天，也穿雨衣，海浪不時飛濺，可以擋擋海水，但若首當其衝，海水會從領口灌進，經褲襠從褲管流出，幹過此型艦艇的人，都會有過這種經驗。睡四層舖，沒有空調，蓋棉被，吹電扇，真是奇聞，官兵生活之艱苦，非今日有空調享受的海軍官兵可以想像。駐防外島期間，每天每人發水一杯，大約一仟CC，漱口洗臉全都在內，用完不可以倒掉，必須集中倒在清潔桶內，作為晨間清潔甲板之用，對待這種生活環境下的官兵，除了關懷，還能做什麼，何況當時海峽風雲日緊，戰爭一觸即發，陪「老闆」巡視部隊，除了垂詢戰備狀況。就是關懷他們的生活，以及在後方的家庭有什麼可以為他們做的。（未完待續）

## 中外雜誌社稿約

- 一、本社園地公開，歡迎名人傳記、軼聞趣談、真實傳奇、中外古今、現代史話、回憶與隨想、醫學新話、科技新知等作品。
- 二、來稿請用稿紙繕寫，字體力求工整清晰，附照片插圖尤佳。
- 三、有關外國人名、地名等事有名詞，一律請加註原文。
- 四、來稿以白話文為限，對中外名人傳記，以近代現代人物為主，對傳主直稱其名，單名連名帶姓，不稱公稱老，稱先生，不空格，不抬頭，以突破時空限制，除特約稿件外，請勿超過五千字（長稿採現時，超出部份不計稿酬，特約稿件不在此限）。
- 五、來稿一經採用，出版後得酌送稿酬或贈本社及附屬出版機構書刊。凡經由作者委請本社指定編輯增訂考證修飾文字內容，增加插圖後刊出之稿件，本社交由「聖文書局」印行選集或出版單行本時，不另支付稿費或版稅。
- 六、本社所發表文字圖片未經徵得本社編輯委員會及作者本人同意，一律禁止轉載，如有侵犯者，當依法追究。
- 七、來稿務請作者在原稿上註明真實姓名、地址及簡歷以便連絡。本社對於文稿標題及內容，為精益求精，必要時將予刪改，如不願刪改請先聲明。
- 八、來稿如不採用恕不奉復亦不退稿（請自行影印留底），來稿請寄台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三樓中外雜誌社編輯部收。